

一个中国版「教父」犯罪与毁灭的实录档案

何顿 著

Dark
Passage

上部

有阳光的原始资本积累，也有充满罪恶的原始资本积累。在中国社会的转型时期，先富起来的大部分人是通过自己的努力奋斗与智慧而获取财富的，但也有极少数人是打着政策的擦边球、干着犯罪的勾当赚取第一桶金并进而暴富的。为攫取财富，他们心狠手毒，巧取豪夺，钻山打洞寻求保护伞……他们虽然能得逞于一时，却不能得逞于永远……

本书主人公钟铁龙就是这样一个典型人物。

中国不是意大利，任何所谓“教父”式的人物都注定逃脱不了法律的严惩……

——编辑手记

湖南文艺出版社

长篇小说

(本故事纯属虚构，切勿对号入座)

黑道

上部

何顿 著

湖南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黑道. 上 / 何顿著. —长沙: 湖南文艺出版社, 2009. 12
ISBN 978-7-5404-4518-8

I. 黑… II. 何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09) 第240228号

黑道 (上部)

何顿 著

出版人: 刘清华

责任编辑: 龚煌景 (龚湘海)

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(湖南省长沙市东二环一段508号 邮编: 410014)

网址: www.hnwy.net

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

长沙瑞和印务有限公司印刷

2010年1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开本: 787×1092mm 1/16

印张: 17.5

字数: 300,000

印数: 1-20,000

书号: ISBN 978-7-5404-4518-8

定价: 28.00元

本社邮购电话: 0731-85983015

若有质量问题, 请直接与本社出版科联系调换

— 大学

很多年后，当钟铁龙已是个腰缠万贯的成年人，去参加高玫女同学的追悼会时，他站在高玫女同学的遗像前暗想，假如他多年前的那天没参加李秋燕同学家的聚会，不受到高玫和黄艳两女同学的鄙视，他就不会再读书了，因为他并不是一个愿意坐在教室里读书的人。但那天他感觉到了那几个在某种意义上高高在上的女同学的鄙视，仿佛他真的是只癞蛤蟆，而李秋燕是只绝对的天鹅。这刺激了十八岁的他！那种刺激成了他奋发向上的动力。当他看着李秋燕脸上那种即将远走高飞的灿烂的笑时，当他看见众多的男女同学撇下他拥戴着李秋燕去看电影时，他心里产生了一种莫名的嫉妒。就是这种莫名的嫉妒给了他不屈服的力量。假如他不爱李秋燕，李秋燕就不会给他向上的动力，那他走的可能是另一条路，一条他没有走过所以他永远也不知道的路。但李秋燕考上大学了，他就得考上，不然他又怎么能配上李秋燕？这是那种古老的爱情故事的演绎，却演绎出了极为反叛和刺激的现代色彩。

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，钟铁龙考取了湖南师范大学数学系。他完全可以读别的大学，但他就是要读湖南师范大学，为的是要让李秋燕看看，他也可以成为她的大学同学。他没有举办那种拖泥带水的告别聚会。他是一个人悄悄走的，扛着背包，迈上长途客车，坐了两个小时车，于当天下午便来到了湖南师范大学的报到处报到。

几天后，他去体育系找李秋燕。李秋燕已从另外的高中同学嘴里知道他考取了她就读的大学。李秋燕看着他，脸上既惊讶又高兴，笑得很热情、亲切。“是你！”她说。她穿一身很能体现她身材曲线的红运动衫，从上铺跳下来时，他看见她饱满的乳房于那一瞬于红运动衫内颤动了下——那很刺激他那颗曾无数次想象过她身体的脑袋。他想她真青春真漂亮，像一朵盛开的娇艳的牡丹花。这让他不觉哆嗦了下，呆呆地望着她，脑袋里却对她展开了很多美好的联想。她不知道他在想什么，一笑，大大方方地说：“走，我们出去走走。”

他跟着她，她身上有一股肌肤的体香，那香味于他鼻前萦绕。他深深地吸了几口，脸上很幸福，仿佛这个美丽的女人已经是他的了。两人走出女生宿舍，走进了秋天迷人的阳光，那片阳光里开着一些月季和美人蕉。“我晓得你会来找我。”她说，脸上很快乐，那种快乐是很大方又很惬意的，犹如前面的美人蕉一样开得很灿烂，“因为你晓得我在

这里读书。”

钟铁龙很激动又很坚决地说：“我肯定会来找你。”

“你其实很聪明，钟铁龙。”

钟铁龙就用劲瞥着她。阳光下，她的瓜子脸蛋很俏丽，这让钟铁龙恨不得将她紧紧搂在怀里。他激动地说：“老实说，我是因为你在这里才填的这所大学。”

李秋燕见他的目光火一样烫，就明白了似的轻轻一笑：“那我不敢当。”

钟铁龙望一眼天空，这是上午十点钟的天空，白亮亮的，街上飘来汽车驶过的声音。他又把目光放到她俊俏的瓜子脸上，盯了眼她的眼睛，她的睫毛很长很美，在她的瞳仁上产生了迷人的荫翳，犹如一片树荫，这让他心灵一颤，激动道：“我没骗你。”

李秋燕回转头来，抿嘴一笑：“你是为你自己。”她把目光移到前面，领着他向运动场走着，“我想告诉你，如果我没错的话，你可能对我有点意思。”

他听她这一说，脸蓦地红了，心跳也加快了，仿佛自己就要走到终点站了。她却略有些抱歉地一笑说：“不过我已经谈了男朋友。”

“你谈了男朋友？”钟铁龙心里一凉，脸上的红潮迅速褪去了，迷茫地望着她。

“是的，他是我们体育系学篮球的。”她说。

钟铁龙感到自己为此奋斗的日标，其结果是让自己空忙一场。为了能考上大学，他简直是咬牙切齿地恶补每一门功课。在县一中复读的这一年里，他没有一个晚上在凌晨两点钟前睡过觉，一旦瞌睡来了，他就毫不犹豫地把脑袋往水龙头下一伸，把瞌睡活活淋醒；或者咬吃生干辣椒，很无情地把瞌睡“辣”跑。他只有一个目的，就是一定要考上李秋燕就读的大学，考上了才有资格与李秋燕站在同一条水平线上说话，爱情才会变成春天。这是他这一年里疯狂奋斗的动力。此刻，他的目光困惑了：他为此奋斗的一切，换来的却是她有男朋友了。世界于此刻变灰暗了，变冷了，阳光仿佛起了霉，变成霉绿色了。他的脸色苍白，不再说话。她见他脸上愁云惨雾的，知道他陷入了痛苦的泥潭，她清楚她是他的痛苦之源，她没法解除他的痛苦，也沉默了。两人坐在草地上，眼睛都盯着自己的鞋子和发黄的草。他穿着他父亲穿过的黑皮鞋。鞋面有几条凸起的山梁，还有一条沟壑，沟壑已有裂缝了，露皮里子了，他为了不至于让李秋燕看出来，特在此处多打了鞋油。此刻，皮鞋在他鼻子底下散发着浓浓的鞋油味。这双皮鞋是他瞒着父亲穿来的，就是为了穿着它来与李秋燕见面。

钟铁龙长长地吁口气：“我白忙了一场，我真的白忙了一场。”

李秋燕膘他一眼，瓜子脸上就呈现同情之色，隔了气说：“考上大学是你自己的事，前途会不一样，怎么说是白忙一场？”

钟铁龙痛苦地摇头，又叹口气，“我钟铁龙是个傻子，唉，怎么就没想到这些啊。”

李秋燕安慰他说：“钟铁龙，比我好的姑娘多的是，何必唉声叹气？”

钟铁龙再次摇头，望着天，又望着她，她把脸扭开了。他说：“李秋燕，我之所以

读高中是为了你，不然我不会读，因为我不喜欢坐在教室里读书。我复读一年，考进师大，也是为了能和你在一个大学读书，但让我没想到的是，你告诉我你有男朋友了……”

李秋燕打断钟铁龙的话说：“不要说了，我知道，谢谢你爱我，钟铁龙。”

一个一米九三的汉子走来，魁梧梧铁塔一般，脸上略有些络腮胡子，让钟铁龙略有吃惊。一米九三的汉子盯一眼钟铁龙，又望着李秋燕，李秋燕解释说：“我的初高中同学钟铁龙。”她又向钟铁龙介绍她的男朋友说：“他姓卫，卫立功。我男朋友。”

卫立功伸出手掌很大的手，盯一眼钟铁龙，钟铁龙迟疑了两秒钟，还是伸出手与他的手握了下。卫立功说：“你们是同学？”

“同学。”钟铁龙只吐了两个字，也盯着这个魁梧的男人。

李秋燕的脸稍稍有点泛红，红得很漂亮，她说：“他现在在数学系读书。”

“哦，学数学？”卫立功说，“那很好的。在这里吃中饭吧？我去打饭。”

已经是中午了。一些学生三三两两地拿着碗向食堂走去。太阳阴了。有学生端着饭上运动场来了，找了地方坐下，边说话边吃饭。卫立功和李秋燕打饭去了，他只身坐在跑道旁。天上翻滚着乌云，就是那些乌云把太阳遮没了。他的心上也压着乌云，厚厚的乌云在他心上翻滚，让他难受。他的眼泪水于那一刻很不听话地涌了出来，打湿了一大片天空。他不愿李秋燕看见他流泪，把眼泪一揩，恶狠狠地对天骂了一声，没等他们把饭打来，走了。

四年大学，他再也没去找过李秋燕。他太爱李秋燕了，她是他少年时代到他考入大学前那段青春岁月里的天空，在那片旖旎的天空下，她是只美丽的飞翔的白天鹅。他没胆量去打扰他心里的白天鹅。他学会了抽烟，以前抽烟没瘾，但那段时间他因常常抽烟就上瘾了。父亲寄来的汇款，他大部分是买烟抽，好在读师范吃饭不要钱，否则他都不知道怎么过了。

大学四年里他喜欢上了踢足球，除了上课，他就在运动场上踢球。他把自己晒得同非洲大陆来的黑人一样。除了早晚在足球场上踢球，中午大家在寝室里午休时，他也跑到球场上傻踢，一个人练点球，跑来跑去。他成了学校里的足球明星，系与系展开足球赛，他绝对是最好的射手，有时候一场球下来，他要踢进去三个球，谁都防他不住。一次，他们与体育系的学生比赛，体育系的人早就知道数学系有一个脚法很好的男生，每场比赛都要进球，就暗中派一个很凶的大汉害他。当然就有一脚踢在他的髌骨上，造成了粉碎性骨折。那是他读大三的那年。很多同学都跑到医院看他，说体育系的学生是故意这么干。他无所谓地笑笑，觉得这一脚挨得真的很有值，因为有一个外语系的漂亮女生为此愤然爱上了他。

外语系的女生手捧一大把红艳艳的鲜花来看他，脸上对他展开了许多气愤和多情的笑。那些笑容用脸盆装都会溢出来，流到地上还会起泡泡，因为太多气愤了，成了无法把握的气体。外语系的女生为他打抱不平说：“踢球就踢球，干吗踢人？”

他看着这名外语系的漂亮女生，觉得她气愤得有点夸张，就笑。

漂亮女生又说：“我听说他们是约好了害你，他们都是些体育流子。”

她又愤恨地说：“他们说把你搞定，这场球就肯定赢，所以他们就围着你踢。”

他觉得她说话的模样挺可爱，就无所谓道：“要是我知道他们要害我，我会先踢他们。”

外语系的漂亮女生说：“我祝你把他们个个踢成残废。”

这个祝愿让钟铁龙再次笑了，他看着她，觉得她不但长得漂亮，穿得也很时髦。

外语系的漂亮女生是长益市人。漂亮女生毛遂自荐地告诉他，她姓刘，名丽云。他晓得她，他在足球场上踢球时，刘丽云常端着饭吃着，在远处看他踢球。他也看她，偶尔瞟一眼。她看他的时间更多一些，有点盯着他看的劲儿。刘丽云的父亲是长益市的一名处级干部，母亲也是一名干部。这是事后他到她家玩才晓得的。之前，他并没打算跟她好，他心里仍装着即将毕业的李秋燕，他之所以发狠踢足球是他一度想转到体育系去。当别的同学告诉他，外语系的刘丽云很欣赏他踢球的风采时，他连想都没想这话的含意。在学校的林荫道上，当两人相遇，刘丽云因看见他而满脸绯红时，他甚至都懒得看她脸上的绯红。直到他在医院里养伤，刘丽云手捧一大把鲜花来看他，两人面面相觑时，他才发现她的皮肤超一流的好，长得也妩媚，甚至比他深深爱恋的李秋燕还漂亮一点。那天他就不由得多打量了刘丽云几眼，她无所适从的样子走时，他感到她对她的爱情很多，便冲她一笑说：“谢谢你刘丽云。”

过了两天，刘丽云又来了，拎来一篮水果，穿着一身漂亮的草绿色衣服，手里捧着一本很厚的书。她晃晃手中的书：“我来陪你可以吗？”

他看她，她脸红了，红得很美。他想这个女生心里装着他，便答：“行啊。”

她瞥他一眼，娇声问他说：“你没人陪那不太孤独吗？”

“也没什么。”

她把手中的书递给他看：“读过这本书吗？”

书是《简·爱》，他没读过，但他发现很多同学都读过。“我没读过。”

“这本书写得几好的。你要看吗？你要看我就借你看。”

她的脸还是红的，像一朵美丽的晚霞。那应该是夏天的晚霞，能感觉到热度。他觉得她真好，人漂亮、热情、洋气，想莫非这是上天安排的？说：“那你没书看了？”

“我今天就能看完，只有结尾的一部分了。”

刘丽云看书，低着头。他望着窗外。窗外是五月里十分明净的天空。再有一个多月，李秋燕就大学毕业了，三年里除了他去找过她一次，两人再也没碰见过，可见还真是没缘分。他又打量一旁的刘丽云，觉得她的皮肤真是非常好，比李秋燕好，很光滑和细嫩。他问自己，我爱她吗？他心里说：“为什么我就不能爱她？为什么我还要傻爱李秋燕？”他突然感觉自己很傻很痴情，三年里，为了表示自己是个对爱情忠诚的青年，

居然丝毫不去留意别的姑娘！他想，他凭什么要对一个心里根本没有他的姑娘痴情？这不是傻到家了吗？

刘丽云扬起漂亮的脸蛋说：“我看完了，给你。”

他接过刘丽云递来的书，“谢谢，我正好一个人很无聊。”

刘丽云就一脸爱意地望着一脸黝黑的钟铁龙，那种爱中还包含着女人对男人的心疼。他能感觉到她爱昵的目光，那日光如一只燕子在他耳畔呢喃，让他心跳，让他想干什么。他鼓足勇气，用敞开心扉的目光迎接她的目光，他的目光犹如两团火擲去。刘丽云仿佛烧着了，好像还没准备好一样，慌乱地站起身说：“我走了，过两天我还来看你。”

他想她起火了，生平第一次对一个姑娘用温情的声音说：“你来我很高兴。”

刘丽云又来了，穿一身束腰的黑衬衫，显得高雅、端庄和秀丽，仿佛是一朵开得正艳的荷花。她带来了水果、面包和牛奶。她让他喝牛奶，她端茶给他喝，对他笑，还给他削苹果。她跟他讨论《简·爱》这本书。他对刘丽云淡淡一笑：“我想抽烟，能帮我买包烟么？”

刘丽云很乐意地去了，不一会她拿了包常德烟厂生产的芙蓉烟来了。他说了声“谢谢”，点上支烟抽着。刘丽云看他抽烟，说：“你抽烟的样子好帅。”

钟铁龙一笑：“我第一次听一个姑娘说我很帅。”

刘丽云不相信他的话：“没有一个女孩子说过你帅？”

“没有。”

“不可能吧？”

“真的没有。”他又轻轻强调一句，“不骗你。”

“其实很多女孩都认为你很帅。”刘丽云一笑，脸上掠过一抹娇媚的风情，像河中驶过一只白帆样，“我们寝室里除了我，还有一个女同学认为你很帅，不骗你。只是你不是那种挖空心思去讨女孩子喜欢的男生，所以才没有女生敢对你说她们心里想说的话。”

钟铁龙望着刘丽云，刘丽云的脸又一次红了，红中继续透着女孩子的娇媚。这娇媚就像花瓣上沾着的露珠，让他想伸出手去触摸那湿湿的鲜艳的娇媚！他说：“你真美。”

钟铁龙在医院里住了一个月，出院了，但还不能踢球，就在教室和寝室里读书。刘丽云常来看他，为他忙这忙那，还拿来酒精炉为他煮鸡蛋和面条吃。刘丽云很能干，也大方，口袋里永远用不完的钱，买鸡蛋买面条买水果，还买烟给他抽。刘丽云成了他寝室的常客，寝室里的同学都看出来了，看出刘丽云的爱情像火焰一样在全寝室同学的面前燃烧，那热度可以把全寝室的同学烧成焦炭。他们褒奖她说：“这个外语系的女同学真的可以，钟铁龙。”

他们说：“这个女同学心细，做老婆绝对好。”

他们品评着刘丽云说：“刘丽云长得绝对漂亮，钟铁龙，你走桃花运了。”

走桃花运的钟铁龙终于在七月的一个下午将刘丽云扳倒在床上了。那是在刘丽云的闺房里。那天下午她爸爸妈妈都上班去了，那个下午很热，热得使人有些烦躁。刘丽云的闺房没装空调，但有电扇，电扇于那个火热的下午里扇出的风是热风。他头上汗水直流，他穿的白底蓝格子衬衣也被汗水湿透了。刘丽云娇声说：“钟铁龙，你热就把衬衣脱了。”

他想也没想就脱了衣服。这一脱衣服，感觉就不一样了。刘丽云也只穿着白色的薄薄的连衣裙，自然就有她的汗香和体香从薄薄的衣裙里肆无忌惮地飘出来，犹如桂花香在房里飘似的。钟铁龙的脑海里顿时就生出很多之前没有的化学分子，就有一些色情的东西从那些化学分子里演变出来，如童话世界里的兔子和白老鼠，一蹦一跳的。他开始紧张了，从心底冲出的情欲由兔子变成了猛兽，龇牙咧嘴地瞪着他，让他紧张，让他身上的每一处肌肉都绷得紧紧的，仿佛身体都要爆炸了。刘丽云在他紧盯着她的目光下也显出了空前的紧张，似乎变成了一只被逼到死角的白老鼠，绝望地瞪着眼前这只赤着上身的大猫。她为了掩饰这种如潮水一般涌来的恐慌，忙说：“我去切西瓜，冰箱里有半边冰西瓜。”

刘丽云走了出去。钟铁龙一动不动地坐着，盯着窗外，天空很亮，晴空万里。然而他脑海里却大雨滂沱。刘丽云端了盘切好的西瓜进来。钟铁龙吃了两口西瓜就把刘丽云搂到了身上，他自己都没想到他会如此大胆！他开始亲她，她的脸很烫，像发高烧一样。

刘丽云知道他要干什么，十分紧张地小声说：“我好怕的。”

他的身体绷得紧紧的，力气很大，把她的身体搂得离开了地面。“怕？怕什么？”

“怕我爸爸妈妈突然回来。”

他听她这么说也很紧张，问：“你爸爸妈妈经常突然回来？”

“那倒没有。”

他觉得他一定要做什么才行，否则他会受不了！他突然觉得自己是一条晃动的船，再有一个浪头扑来，会把他打翻在江中。他紧紧搂着她，用火热的嘴吮着她的舌头，他觉得她湿糯糯的舌头很甜，流淌着爱情的蜜汁，使他周身的血液沸腾。她在他怀里越来越软了，软成了熟透了的柿子。他充满激情地把她抱到床上，他嗅到她床上有一股淡淡的香气，那香气让他浑身炽热难熬，还让他迷醉。他脱去了她的连衣裙，于是他看见了一个女人的身体。这个女人的身体羞涩地躺在他身前，白白的，小乳房挺挺的，粉粉红红的。他激动得自己都不敢相信自己正干的事情！他扑到她身上，疯狂地亲吻着她的乳房。她说“钟铁龙钟铁龙”，张开双臂紧搂他，闭上了眼睛，任他在她身上疯狂。他十分粗鲁和慌乱地进入了她的身体，就同一个偷儿慌不择路地东躲西藏，情急中爬进了一户有钱人家样，让他有得来全不费工夫的心花怒放味儿。他太幸福了，幸福得自己产生了飞升的感觉。他对她说：“啊啊，这是我第一次接触女人，第一次呢，刘丽云你明白

吗？我的一生有了新的体验，很快乐的体验。我大师兄至今也没结婚，为的是保持童子功。他真是少了一种快乐。”

她不懂他说什么，在他身下扭动着热乎乎的身体。

他告诉她：“我读初高中的时候曾学过摔跤和散打。我们中有一个人叫黄建国，他是我们的大师兄，今年三十一了。他一直没结婚，就是为了保住自己的童子功。”

“哦，有这样的事？”

“我其实也想这样做，但我没有我大师兄的控制力。”

刘丽云听他这么说，一笑，问他：“你后悔吗？”

“不。”他果断地晃了下头，“在你身上，我感到了升天的快乐，怎么会后悔？”

刘丽云笑了。“我也很快乐。”她摸着 he 结实的胸肌，“你是个了不起的男人。”

他听她这么说就快乐地嘿嘿嘿笑了，把她紧紧地拥在怀里，更加投入地做爱。她在他身下，也紧紧地抓着他的背，欢快地叫唤道：“钟铁龙钟铁龙我好爱你的。”她是闭着眼睛这么叫唤，仿佛是内心里发出的声音，充满了磁力，如磁铁一样将他的全部思想和感情都吸在她温热、润湿和娇柔的身上了。他觉得自己很幸福，就幸福地低下头吻她红嘟嘟的嘴唇。她吐出了热乎乎的舌头，他含住了那粘满蜜汁的舌头，努力地吮着，她热烈地抱着他的头……

事后，他发现刘丽云并非处女。两人平躺下来后，他说：“你不是处女吧刘丽云？处女应该有血的，我的一个叫刘松木的同学说女人第一次做爱会流血。你没流血。”

刘丽云说：“我不是。我的第一个男朋友是我的高中同学，他目前在济南大学读书。”

钟铁龙心上掠过一抹阴影，“你们分手了？”

她抽口气，“去年就分手了。”

他若有所思地“哦”了声。

她感到不安地斜睨着他问：“你很在乎？”

“不，不在乎。这是你过去的事，你过去的事我不会计较。”

她松了口气，但又觉得他不是说真话道：“你说的是心里话？”

“我没那么小气。”他说，点了支烟，又强调，“你的过去与我没关系。”

刘丽云的母亲是个市侩，虽然是科级干部，却是个生长在长益市也就变得很牛逼的女人。她不想看见她的女儿受苦受难。她的一些同龄人如今生活得都不好，而不好的主要原因是没嫁个好丈夫，她们的男人既没权又没钱，那她们就只能认命地跟着男人受苦。刘丽云的母亲见多识广，经验告诉她，女婿如果没有家庭背景，那她的女儿就只能跟着这个名叫钟铁龙的男青年受苦，这似乎是能看见的未来。她就这么一个宝贝女儿，她只有一个愿望，那就是尽量让自己的女儿生活幸福。而这个叫钟铁龙的男生，日光如两团火，看人时好像要把人“钉”在墙上一般，这样的男生毕业后，怎么能左右逢源地融入社会？以她多年积累的经验推断，谁会器重他这种一身火焰的男

人？这种带着一身火焰的男人步入社会，有几个不是碰得头破血流最后像龟孙子一样缩在家里的？她见得多了。再说，他毕业了不就是个中学老师？女孩子当老师倒是个稳定的职业，男孩子当老师那不等于是当孩子头？一个男人既没钱又没权，他的老婆会好过？像他这种在小地方长大的，既没背景又不懂社会的人，不过是在黑板前把自己呕心沥血到死而已，除了学生抬起头听他讲课，社会上还有谁会听他说话？

一天，刘丽云的母亲让钟铁龙坐到沙发上，让女儿回避她和钟铁龙谈话。刘丽云的母亲是名科长，脸庞子很大，脸上一脸的冷淡——面对这个即将大学毕业的钟铁龙，说话用不着遮遮掩掩。“小钟，我不是看你不起，”她很看不起他道，“我不了解你，也没时间了解你。”她用冷淡的中年妇女特有的看人不来的目光望着他，“但我了解我女儿，刘丽云从小生活得很好，娇生惯养，没缺过什么东西。她要的东西我们都给了她，她大手大脚惯了，用钱没概念的，钱经常乱丢。所以她不适合你，反过来你也不适合我刘丽云。”

钟铁龙见这位母亲用如此冷漠的目光望着他，心里就十分慌乱、凄凉，一时不知如何回答。这位母亲绷着面孔又说：“我女儿读大学的这四年，每个月都要在我手上要至少两百元零用。你们大学毕业的工资，还没一百元。你能养活她？”

钟铁龙低声说：“她也有一份工资。”

“你不懂的，她用起钱来，一个月的工资她一个星期就用完了。到时候你们吃什么？”刘丽云的母亲说，“我女儿不适合你，你们分手吧。老实说我不同意你们好下去。”

钟铁龙心肌扯得一痛，问她：“刘丽云也是这个态度吗伯妈？”

“刘丽云的态度会转变的，”刘丽云的母亲说，“我是充分考虑后才跟你说的。”

钟铁龙瞧着这位自我感觉很优越的女人，他茫然不知所措，真想说“我爱刘丽云，刘丽云也爱我”，但他没把这句话出口；他忍了，他怕这句欠成熟的话一说出口后，会惹起这女人说出更多难听的话，到时候就不好收拾残局了。他对自己说，不要跟这个掌管着刘丽云命运的女人发生冲突。他起身走了。

刘丽云很气愤，跟母亲吵了一架，跑到学校对钟铁龙说：“别理我妈，她是个神经，她想要我嫁一个有钱人，想把我嫁到香港去。我才不去呢。”

钟铁龙心里痉挛了下，问：“把你嫁到香港去？你家里香港有亲戚？”

“我姨妈在香港，”刘丽云说，“上次我姨妈来，我妈要她在香港跟我找一个丈夫。”

钟铁龙想原来如此，就有点恨地想这个世界真的可恶，做母亲的都打着香港人、美国人的馊主意，都想把自己的女儿嫁出国。刘丽云却说：“我没同意。”

钟铁龙想了下说：“你要真嫁到了香港，把我也顺便捎带去。”

刘丽云恼他说：“这个时候你还有心开这样的玩笑？”

钟铁龙就把她揽到怀里，“我爱你，刘丽云，你永远是我钟铁龙的私人财产。”

钟铁龙再到她家时，不但刘丽云的母亲对他很冷淡，她父亲也不理他了。他在刘丽

云房里，忽然听见刘丽云的母亲尖声对刘丽云的父亲说，“癞蛤蟆想吃天鹅肉，有些乡下人就是没一点羞耻心”。他被科长母亲的话刺激得特别难受！对于长益市的人来说，他钟铁龙等于是乡下人。他最怕听的就是别人说他乡下人，这等于是揭他的短！他一张因长期爱运动而呈现出刚毅个性的黝黑的面孔刷地白了，白得同一张纸样的了。他晓得这话是说给他听的。他看一眼刘丽云，刘丽云也听见了母亲的话，脸上的表情也变了。

刘丽云冲出去，对她母亲大声叫嚷道：“妈，你神经吧？”

科长母亲回答刘丽云：“你懂什么？你以为你读了大学就了不起了？大学生算什么？我们单位甩了一层，还不是都夹着尾巴，老老实实做人。”

刘丽云说：“妈，你少说两句好不好？你有病吧？”

“你才有病，还病得不轻。”科长母亲一点也不退让地说，“我跟你说了谈男朋友不要随便谈，你就是不听。你像话？父母的话你都不听？你听谁的话？我告诉你，这个世界上，只有父母关心女儿是真关心，也只有父母的爱才是发自内心的。”

刘丽云绝望道：“我不需要你们的爱。”

刘丽云的处长父亲发火了，拍了下茶几，嘭的一声，他说：“你这是什么态度？啊？你这是跟谁说话？你像个女儿吗？你越来越不像话了。”

钟铁龙很难受，还很伤心，这个家明显不欢迎他。他好像一个陌生人误入别人家，无意中撞见了这家人吵架，或像一个贼情急中躲到床下偷听着什么似的。他不想再听他们母女父女吵嘴了，他走出来，见刘丽云的母亲一看见他就跌下了脸，脸仿佛都拉长了，而刘丽云的父亲也不理他，他没敢打招呼地低着头走了，那当儿他觉得自己真像个小偷。

刘丽云追出来，两人走到街上，钟铁龙突然站住说：“你回去吧。”

刘丽云愣了下，马上回答他：“我不回去。”

“你应该回去，你妈妈说得对，我既没权又没钱，你爸爸妈妈不会同意我们好的。”

“我才不管他们呢。”

钟铁龙望了眼街上，内心十分凄凉，他吸一口气，很恨地说：“我不会再到你家里去了。你不可能为了我与你与父母断绝一切往来是不是？你回去吧，真的。”

“我不回去，”刘丽云说，“我讨厌我父母。我讨厌他们管我的事。”

两人回到学校，钟铁龙就那么枯坐在草地上。刘丽云坐在他一旁，时不时拿眼睛盯他。钟铁龙不看她，心里渐渐沥沥地下着大雨，那是愤怒和凄凉的大雨，让他在六月的热风中都感觉到冷。他从小长到大，还从没被人这样嫌弃过！他生平第一次酸苦地感到，一个人立足于社会，要想站直身体，就得拼，不拼出个人样来就没人瞧得起！他很恨地发誓，我钟铁龙一定要站起来。刘丽云见他不说活，问他想什么，他回答：“想一头撞死。”

二 子弟学校

钟铁龙大学毕业分到了长益市电工厂子校教书。长益市电工厂在长益市郊区，距市区有二十公里。长益市电工厂在长益市算得上一家大工厂，有三千多职工。厂内又设了十一个分厂，生产的产品主要是电工电路方面的。电工厂被长益市评为花园式的工厂，厂里的绿化自然就搞得不错，树木葱茏、花团锦簇，一派生机盎然的景象。钟铁龙于那年七月里的一天，拎着行李，搭乘一辆开往郊区的公共汽车来了。子弟学校在厂区外，与宿舍区连在一起。钟铁龙扛着背包和行李走进学校，迎面碰见了女校长。女校长望着他：“你找谁？”

钟铁龙回答女校长：“我是刚分来的大学生。”

女校长打量他一眼，“你是新分来的数学老师？”

“我是学数学的。”

女校长就接过他手中的一部分行李，问他到厂人事科报到没有。他说：“没有。”

女校长说：“那我带你去厂人事科报到，先把东西放到我办公室。”

女校长带着他去厂人事科报到，再走回来时女校长说：“你来了我很欢迎。你一来就得挑重担，我们学校高中部缺数学老师，你下个学期就从高一教起吧。”

钟铁龙动了动脖子：“那我尽力。”

女校长向他介绍厂里的情况道：“早两年厂里效益不错，比市里的一些机关单位都好。这两年经济效益没以前好。不过困难是暂时的，相信不久又会好起来。”女校长很乐观，嘿嘿嘿笑了下，满脸的自信，“厂里人才多。有很多新老大学生。这几年年年都有新分来的大学生和中专生，他们一分来就直接下车间像工人一样做事。”

女校长把钟铁龙领到子校小学部的一幢红砖黑瓦的平房前，让一个管总务的一脸邋邋胡子的老师打开一扇房门，房间刚刚粉刷过，墙壁白白的，搁了张单人床，顶上装了台吊扇，窗户为防蚊子入侵还安了纱窗。女校长说：“这是学校特意为你腾出来的房子，先将就着住。等厂里以后建了新房，学校会为你争取一套。”又说：“你来了，要安心工作。”

钟铁龙很感激女校长的热情道：“我会安心工作。”

女校长走了，留下他一个人坐在这间窄小的房里。他走到窗前，推开窗户，窗外是农民的菜地，有一股粪池的馥臭飘来。几步外是一处公厕，他到公厕前的洗手池边洗了把脸，看见有人在学校操场上打篮球就站在那里看了会儿。“这就是我将生活的地方”，他自语说，心里蓦地腾起一阵凄凉。四年前他那么发奋地读书，结果就是来到一所傍着菜土的子校教书，住一间不远处就是粪池的小房子？这就是用无数个夜晚奋斗来的今天？他有点悲哀，折回了还有点石灰气味的房间。夜晚悄然降临了，窗外一片青蛙和蛐蛐的叫声，他躺在床上听着，思想跑到了他出生和长大的黄家镇。他想起了刘松木和李培，这是他两个玩得最好的同学，从孩童起就玩在一块了。刘松木好讲勇

斗狠，一身蛮力，打架是不计后果的。李培的母亲是唱歌老师，父亲是转业军人，就比松木多几分涵养。记得少年时，他和刘松木跑进学校邀李培玩，李培的母亲却阻止李培出去玩，同时把他和刘松木拒之门外，说“我李培要做作业”。他还想起了三狗和张兵，他们是他读初高中时于黄公庙后面的树林里，一起练武的师兄，三狗的反应最快，是黄师傅（也是他们共同的体育老师）最欣赏的弟子。他忽然想起几年前，他读中学时，黄老师曾对他说“你和黄建国都具备习武的资质”，他想起这话，淡淡一笑，自语说“我好久没练了”，就爬起床，走到操坪上，在星空下活动着筋骨。

第二天他搭车回了黄家镇，大哥问他：“报了到了？”

“报了。”

大哥说：“工资是从报到那天算起。子弟学校大不大？”

“不大。”

“比我们县一中呢？”

“那小多了。它只是一所子弟学校。”

吃过晚饭，他走在迎宾路这条破旧的街上，顺着这条街走到镇武装部前，犹豫了下还是走到李培家前，敲门。李培的母亲开了门，见是他，很高兴：“钟铁龙，是你呀。”

蒋老师看上去还不老，这是她把灰白的头发染成了黑色，且剪短了，就精神。蒋老师对着房里叫道：“李培，你同学钟铁龙来了。”

李培在另一间房，关着门。穿着黑背心的李培开了门，房里坐着一名单单瘦瘦的女人，女人望着走进来的钟铁龙。李培向他介绍：“我女朋友。”

李培三年前于县商业学校毕业后分到镇百货商店，这个女人就是黄家镇百货商店的营业员。女营业员望一眼钟铁龙，不好意思地说：“你好。”

钟铁龙想原来他关着门把父母的视线阻挡在门外，是门里有爱情，就觉得自己打扰了他们的雅兴，但还是坐下了。钟铁龙拿出长沙烟，递一支给李培，“抽烟。”

李培接了烟。钟铁龙瞟一眼女营业员，觉得她长得还漂亮，一张尖脸白白的，不像刘松木的老婆长了张不对称的南瓜脸。钟铁龙问李培：“李秋燕回来了没有？”

李秋燕于去年大学毕业后，分在长益市的一所中学教体育。“回来了。”李培说，又补一句，“她男朋友也跟着她一起回来了。我听她妈说，李秋燕要跟她男朋友结婚了。”

钟铁龙再没心情在李培家坐了，他原打算拉着李培去李秋燕家看她，听李培说“她男朋友也跟着她一起回来了”，就改变了初衷，站起身对李培说“我去大师兄家打个转身”，就感到无聊地走了出来。他对自己说：“好在我有刘丽云，不然我会疯了去。”但这句话一出口，刘丽云母亲的那张冷冰冰的大脸儿便陡然跃现在他眼前，让他凄凉。

大师兄三狗住在镇红旗织布厂的一间宿舍里。那是一排建得很粗糙的工棚样的房子，三狗住了一间。三狗房里除了一张床、一个桌子、一个柜子和两把竹靠椅，剩下的就是搞饭吃的锅灶了。三狗一个赤膊，面对门坐着，看见他走来，脸上绽开了笑。“啊

呀，大学生来了，”三狗表情夸张地笑，起身为他泡茶，“怎么样？毕业了吧？”

“毕业了。”他欣赏地打量着三狗，“大师兄，你一身的肌肉。”

三狗一笑，问他：“分在哪里？”

“分在长益市的一家工厂子校教书。”钟铁龙坐下后，脑海里出现了黄公庙后面的那片树林及他们在那树林里棒打的幻影。“大师兄，你现在还到黄公庙后面练拳脚吗？”

“现在不像以前，没有人去了。”三狗说，“都有事。松木和李培都没去了，张兵有了孩子后，人就沒以前勤快了。家里一大堆子事，要挣钱吃饭，还有小孩要管。”

他看着这一年已经三十有二的三狗：“大师兄你没想到找个老婆过日子？”

“不找老婆好，”三狗嘿嘿嘿笑，“难得养，找了老婆就要有孩子，孩子需要养育。我一个人很随便，不需要对老婆和孩子负责。”

“过年时，你说你准备去县城武馆教武术，怎么又没去？”

“后来他们没跟我联系了。”三狗脸上的表情十分无所谓，淡然道，“我们师傅教我们的武术很实用，但不漂亮，这可能是他们后来不请我的原因。他们需要一招一式都很漂亮的武术教练。他们请了从广东来的两个师傅，听说有一个还在全国武术比赛中获过棍棒第二名。人家拿着获奖证书，聘的当然是他。我听说那是实实在在的证书，盖了公章的。”

大师兄很乐观，不是那种一心谋划自己的小人。大师兄混到三十二了，家里仍是这么一副破败相，其原因是大师兄好朋友、讲义气，来了朋友就掏钱请客，把自己的工资常常吃成负数，就是说在那家吃熟了的酒店赊账，发了工资，再把那个缺口补上。这就是大师兄！钟铁龙觉得大师兄人很义道，他问：“大师兄，你跟那个人比过武吗？”

“没比。”三狗很憨厚的模样看着钟铁龙，“人家既然想吃那碗饭就让他吃。”

钟铁龙再次深感三狗是个不计较得失的好人，就说：“你这人厚道。”

三狗起身，告诉他一套他自己琢磨出来的拳路，两人的手相碰，钟铁龙蓦地感到他的手碰撞大师兄的手就跟碰在石头上样坚硬，就感到自己真的生疏了。大师兄说：“你没事的时候还是要练一下，丢了可惜了。这东西说是没用，但练了它总没有坏处。”

钟铁龙觉得大师兄说得对，“我是要练一练，很久没练，肌肉都松了。”

两人就在三狗的门前对练招式。

十二点钟，三狗打哈欠了，他清楚三狗是个早睡早起的人，就起身告辞。他缓缓地走在街上，街上还有些人走动，一条街在七月的夜空下十分闷热，有阴沟和垃圾的馥气在街上飘荡。电灯杆下有处馄饨摊子还没收摊，刘松木坐在那儿，叼着烟，一旁坐着他的女人。刘松木早两年因在镇文化电影院门前打架伤人，正赶上县里“严打”，被判了三年有期徒刑，按说他此刻还应该蹲在监狱里，怎么会坐在这里卖馄饨？他很惊讶地叫了声：“松木是你？”

刘松木见是他，很高兴，“坐、坐。”刘松木说，忙递烟给他抽。

钟铁龙坐下说：“你出来了？”

“四月底出来的，放我出来过五一，因为我在监狱里表现得很好。”刘松木嘿嘿嘿说，“我出来了，没事干，以前贩卖电影票还能挣几包烟钱，现在家家都有了电视机，没人看电影了，老子只好跟她爸爸出来卖馄饨，他妈的，没办法。”

钟铁龙笑笑，坐到刘松木踢给他的一张椅子上：“卖馄饨蛮好的，白食其力。”

刘松木转头对他女人说：“钟铁龙现在是大学毕业生，是我最好的朋友，一起玩大的。”

女人一笑：“松木常跟我说你，说他最佩服的就是你，你做什么事都能成。”

钟铁龙说：“松木讲话不打草稿的，你别听他乱说。”

刘松木却说：“我是佩服你，你这人最执著。初中毕业前你的成绩还没我好，你说你要考高中就考取了高中。学拳脚，黄老师说你的悟性最高。后来你说你要考大学就考取了大学。你做一件事成一件事，这是我很佩服你的地方。”

钟铁龙不是个爱听表扬的人，他总觉得表扬里水分多，不实在：“松木，别说这些。”

刘松木问他：“你分在哪里？”

“长益市电灯厂子弟学校。”

“当老师？”

他没回答松木这句话，而是问：“你卖馄饨一天能卖多少钱？”

刘松木说：“那能卖多少钱，一天二十来块钱的样子。”

“二十来块钱？”钟铁龙是学数学的，脑海里迅速蹦出了二乘三得六的数字，“那你一个月能卖六百元呀，可以啊。”

刘松木笑着吐口烟，觉得这不算一回事道：“你肯定比我好，你读了大学，发展比我好。哪一天你当了科长、局长，我去找你，你别装做不认识我刘松木啊。”

钟铁龙觉得这话像讽刺，打个哈欠说：“那肯定不会忘记你，不过你要有耐心等。”

他吃了碗馄饨，吃完后他要付钱，一块钱一碗，他掏出钱给刘松木。刘松木不接，反而推开他的手说：“我们两个人，从小玩到大的，付什么钱？！”

钟铁龙不想白吃，把那块钱丢到刘松木的馄饨担子上，起身要走。刘松木抓住他的手，“你这是不给我刘松木面子。”松木说，把那块钱还给钟铁龙，“拿着。”

钟铁龙一笑，把那块钱放进口袋，走了。

学校开学的前一天，他准备动身走人。这天晚上，父亲很严肃地坐到他面前，先是庄重地咳了声嗽，看着他，接着就以过来人兼长辈的身份开口说话了：“你明天就走向工作单位了，走向工作单位就要面对很多人，爸爸考虑了几天，想跟你谈几句话。”

钟铁龙正躺在床上看书，见父亲眉头紧锁，如此庄严，就坐直了身体。

“你可以白食其力了，爸爸的一颗心也总算踏实了。不过，我要提醒你，做人要小心，要谨慎，这个世界上人心隔肚皮，你要设防。”他看着父亲，父亲拧着眉头又说：

“你大了，能听进父亲的话了。我把我的教训告诉你，我在‘文化大革命’中吃了些亏，有的人内心非常黑暗，今天两个人坐在一起谈的话，他第二天就跑到领导面前揭发你。所以不要相信任何人。”

钟铁龙觉得父亲想得太多了，他淡淡地道：“爸，时代不一样了，你们那个时代是政治挂帅，用人先要经过政审这一关。现在与你们那个时代不同了。”

父亲绷着脸说：“时代是不一样了，但人还是一样的人。嫉妒心、坏心并没有因时代不一样而改变。古代有坏人，旧社会有坏人，现在还是有心眼坏的人，你要明白。”父亲停顿了下，又思忖着说：“没有人可以使你信任的。我年轻的时候太相信朋友了，结果吃了不少亏。比如‘文化大革命’中，我看到厂里的老厂长挨造反派的整，我有点不理解，就在几个当时与我耍好的同事面前说了几句造反派的怪话。那几个同事是经常跟我一起下棋和一起喝酒的。但我说的几句为老厂长鸣不平的话却传到造反派的耳朵里。我几乎被造反派整死！”

钟铁龙瞅着父亲，父亲从没对他说过这些，便问：“晓得是谁告发你的吗，爸？”

“我至今都搞不明白是谁把我说的话学给造反派听的。你马上要踏入社会了，去长益市电工厂工作后，第一，跟领导要搞好关系。我这一生呷亏（方言：吃亏）就呷亏在没跟领导搞好关系上。我年轻时自负，认为自己聪明就看不起别人。其实聪明要有人赏识你的聪明，聪明才有价值，没人赏识，聪明就等于是一袋米，放在家里发霉。其次，交朋友要谨慎，有些话要学会留在肚子里，宁可在肚子里烂掉也不要说出去。这就叫宰相肚里能撑船。”

钟铁龙想了下父亲的话，回答父亲：“爸，我会注意的。”

父亲说：“儿子，不是会注意，是一定要注意。老话说祸从口出，是有道理的。你今天跟别人说的话，明天就成了别人告发你的口实，这样的事，‘文化大革命’中太多了。”

钟铁龙觉得父亲说得很对地望着父亲，父亲老了，脸上的皮起皱了，眼珠也黄了，不会再对他甩耳光了。他小时候可没少挨父亲的耳光。父亲又说：“爸还告诉你，有的人看上去是好人，够义气，其实骨子里坏透了。你太年轻了，我怕你因经验不足而以后吃暗亏。记住我的话，不要相信任何人，这个世界上只有权力和利益，没有朋友。这都是我从我做人失败的教训中悟出的道理。你爸爸——我，是个失败者，吃亏就吃在年轻时爱乱说话上，后来厂领导收拾我，都是我乱说话给自己添的麻烦。如果你不注意，阴沟里都会翻船。用我们镇上的话说，这是厄运缠着你。所以你永远要记住，祸从口出。”

钟铁龙忙说：“爸，我一定会认真消化您说的话。”

开学的那天，学校总务处的老师让他去总务处领工资，工资袋里只有八十多元，那还是所有的补贴加起来的总数。他想这还没有刘松木一个星期卖馄饨的钱多。刘松木只读了初中，一个月卖馄饨却能卖六百元，他读了大学，临了只有八十多元一月，心里就有一抹虚无缥缈的感觉，仿佛自己奋斗来的东西不过是一种讥讽。他垂着手站在总务室，